

编后记：建立新时代汉学研究的话语权

□ 张西平

中图分类号：C04 doi:10.19326/j.cnki.2095-9257.2018.02.023

古人读到好书时说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。眼前直下三千字，胸次全无一点尘”。好书、好文引人入胜，使读者流连忘返。作为主编，阅读这一期的稿件时也有这种感觉，阅读中顿觉“眼前直下三千字，胸次全无一点尘”。

立论深远，令人深思，可读汪荣祖先生开篇之文《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》。此文气势磅礴，从晚清史学说起，历数西方史学进入中国所带来的喜与忧。对百年中国史学跟随西方史学所带来的问题直言不讳；对西方史学家的“西方中心主义”针锋相对；对新近美国汉学的所谓“新清史”研究层层剖析，揭露出当年日本在蒙满藏研究中的狼子野心，从而把历史研究的话语权问题提上日程。

探颐索隐，披露史料，可读董少新、刘耿所翻译的《1618年耶稣会中国年信》和张放先生翻译的《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内务行政——〈中国通典〉选译》。这两篇译文均是从原文译出，前者是从葡萄牙文翻译而成，后者是从法语翻译而成。两篇文章提供了早期传教士来华后的具体活动细节，对明清之际的文化交流史研究来说，这都是极为难得之文献。而韩凌的《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洛克“中国笔记”手稿述略》更是全球学术范围内首次公布英国哲学家洛克的中国研究手稿，此文献的发掘将大大推进中国文化对17世纪英国的影响的研究。本刊从1995年创刊起一直把汉学原始文献的翻译和发掘作为本刊的特点之一，这也是本刊

一直受到学术界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学术开拓，全球视野，可看杨少芳的《西人汉语学习第一篇：〈宾主问答辞义〉初探》、荣喜朝的《〈日葡辞书〉中的基督教汉语词和外来词》，两篇均为语言史研究文章，但都具有学术开拓性。杨少芳文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对罗明坚、利玛窦《葡汉辞典》中汉语对话体文献的研究；荣喜朝文则将中日词汇之交流研究从晚清推到明末，揭示中日之间语言交流的复杂性。两位作者均是年轻学者，但文章都有新意。提携后学、启用新人是本刊的基本学术主张。

长期以来，对域外中国文化的研究集中在欧美和日本，本期所刊出的尹锡南的印度汉学研究、谢玉冰的泰国《西游记》翻译研究则大大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。我们希望今后发表来自“一带一路”64个国家的中国文化研究成果，将学术界汉学研究的短板补上。本期文章涉及英语、法语、葡萄牙语、日语、拉丁语、德语、泰语、梵文、巴利文等数种语言，这正是本刊追求的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研究，以全球视角审视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的一个尝试。

目前，在中国学术刊物之中唯有《国际汉学》以研究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化传播与影响为主旨，我们期待着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，把《国际汉学》办成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，以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新时代。

张西平
2018年4月17日